

*Mr Stone
and
the
Knights Companion*



斯通与 骑士伙伴

〔英〕V.S. 奈保尔 著
吴正 译

V. S. Naipaul

南海出版公司

013067312

1561.45
902

斯通与 骑士伙伴

〔英〕V.S. 奈保尔 著 吴正 译



*Mr Stone
and*



...

*the
Knights Companion*

南海出版公司



北航

C1675552

1561.45
90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斯通与骑士伙伴/[英]奈保尔著;吴正译.

—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2013.9

ISBN 978-7-5442-6195-1

I. ①斯… II. ①奈…②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
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第058692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30-2011-037

MR STONE AND THE KNIGHTS COMPANION

Copyright ©1963, V.S. Naipaul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斯通与骑士伙伴

[英] V.S. 奈保尔 著

吴正 译

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经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黄宁群

特邀编辑 徐莹

装帧设计 韩笑
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
印张 5.5

字数 104千

版次 2013年9月第1版

印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442-6195-1

定价 28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那天是周四，米林顿小姐下午放假，斯通先生只得自己开了房门。黑暗中有双深不见底的绿色眼睛，把他吓住了，他还没来得及打开门厅里的灯，那活物便嗖地跳下了台阶，在黑暗中移动的似乎只有那双眼睛而已。斯通先生倒退几步，靠在灰扑扑的墙上，举起公文包挡住头。那猫擦着他的裤腿，从仍然敞着的门那儿蹿了出去。斯通先生站着一动不动，等着心跳恢复正常，等那扩散到全身的细微的疼痛感平息下来。他的一只手上还戴着手套，拿着钥匙。

那只猫是隔壁人家的。那户人家是五年前搬到这条街的，斯通先生对他们依旧存有芥蒂。那猫刚来的时候还是只小猫崽，给小孩子们养着玩儿的。当它不追逐纸球、乒乓球，对线团也没了兴趣时，便开始跑来破坏斯通先生的花园，因为它的主人

家里并没有值得好好挖掘一番的地方。于是斯通先生将对这个家庭的敌意转移到这只猫身上。他养成了下班回家后检查花圃的习惯，在碎石路之间不规则的泥土带上，寻找那动物疯狂刨、挖、埋之后留下的踪迹。“米林顿小姐！米林顿小姐！”他总是这样叫嚷，“拿驱猫胡椒粉来！”上了岁数、体态臃肿、系着长及脚踝的围裙的米林顿小姐，总会匆匆跑出来，拿着一个装着驱猫胡椒粉的大锡罐（一开始他们以为小罐的份量就足够了：商标上画了一只受了惊吓的猫，看了让人对这个产品很有信心），按老规矩在花圃上撒遍胡椒粉，被刨过的地方多撒点，像是要遮掩，而非防范那只猫的侵袭。不多会儿，花圃的颜色就全变了，好像水泥和泥土搅拌在一起，并被撒在植物的叶子和根茎上。

现在，这只猫居然入侵到屋里了。

斯通先生的心跳渐趋正常，急剧的疼痛也消退了，只是刚才的惶恐还留下些许残余，让沉重的辛普森牌外套下的身体略有些飘忽，心里有一种想要立即采取些行动的冲动。他没有去关上大门或打开灯，也没有脱下外套、摘掉帽子，只是把手套和公文包放到门厅的桌子上，便径直走向厨房，在黑暗中打开橱柜，拿出一块奶酪。奶酪还在老地方，包着桑斯博里百货商店的包装纸——米林顿小姐周四早上刚去过商店。他找到一把刀，像准备鸡尾酒小食那般小心地把奶酪切成小方块。他拿着这些小奶酪块，走到院门口。天色已经完全黑了，他看了看四

周——有些窗户亮着，没有人在窗口张望——然后把这些小奶酪块放了一路，从院门到房门，再顺着铺着地毯、此时已是寒气逼人的门厅一直放到卫生间前的台阶。在卫生间里，他穿着外套，戴着帽子，坐在马桶盖上，手里拿了一根拨火棒，等待着。那拨火棒与其说是为了打猫的，不如说为了自卫。这条街道上猫族横行，他常常会猛然看到一只猫，一动不动地坐在围墙上，所处高度和他的个头齐平。遇到这样的情况他总是抬起胳膊挡住脸。这动作很没面子，但他无法控制住自己。他害怕这种动物，而且听了太多发狂的猫逼急了袭击人的故事。

门厅里的空气很潮，弥漫到了卫生间。黑暗和沉寂让四周变得更为阴冷。他的脑海中浮现出各种画面：将猫爪子浸在滚烫的油锅里，拎着那动物的尾巴将其甩到人行道上，以及把它扔在开水里剥皮。他从马桶盖上站起来，打开热水龙头。水立刻流了出来。但水是冷的，而且似乎不是很顺畅，扑哧几声之后才慢慢变温，最后终于暖了起来。热水器需要清洗了，他得提醒米林顿小姐。他将盥洗盆装满热水，又在马桶盖上坐下。热水流经水管发出的嗡嗡声消停了，四周重归寂静。

几分钟过去了，或许有五分钟，或许是十分钟，他忽然想起吃奶酪的是老鼠，不是猫。他把屋子里所有的灯都打开，关上大门，点燃炉火。

他忘了地上的奶酪。第二天早上，米林顿小姐激动而焦虑地向他报告说柜子里的奶酪不见了，而且这些奶酪都变成了小

块，歪歪斜斜撒在地上，从院门口一直到卫生间。他没有提供任何解释。

这件让斯通先生很没有面子的事情，其起因并非他对园艺的热衷。对他而言，侍花弄草不过一种手段，这爱好很适合他的年龄，六十二岁。他在伊斯卡尔公司的工作还算轻松，又是单身，而且身体不错，所以正好能以此打发业余时间，消耗多余的精力。年轻的时候他并无此爱好。他享受的是过程，而不是结果。所以他一点儿也不介意驱猫胡椒粉让花变了颜色。他的快乐更多地来自于掘土犁地，为种植做准备，而不是种植本身。有时候种植这事干脆就免了。他一度热衷于挖土，直到有一天挖破了地下水管。这个癖好告一段落后，他又痴迷于收集肥料，下令家中所有能够用来做肥料的垃圾都不准扔掉，一点儿也没留给地方议会。接到了严厉指令的米林顿小姐尽责地把垃圾收集起来，每天供他检查。他像守财奴似的看着肥料一点点累积起来，然后用一个又一个下午的时间，把这些肥料埋在前院花园里。第二年，他种下草籽，但那些嫩芽长出来之后他修剪得过于勤快——为此他还特意买了一台割草机——以至于到春天快要过去的时候，他预期中的草坪依旧是片零乱荒芜的泥土地。之后他又迷上了铺路，在花园的多数地方铺上了碎石

子，那些材料非常吸潮，使植物在并不炎热的夏季里，也像因为土地干涸而枯萎。

但他依旧坚持着这一爱好，因为这让他能够自得地独处，还有长时间不受打扰地思考。所以说，那晚的小插曲更多源自他的独处，独自一人回到无人的家中。就是在这个没有他人的家里，也就是说在米林顿小姐不在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常常陷入幻想，他知道这很古怪，但同时又非常享受。幻想中，人行道是活动的。他看见自己穿着外套拎着公文包，站在他专属的活动人行道上，滑向前方，两旁的路人吃惊地看着他。他幻想着到了冬天，他的道路安装了罩棚，路的下面或许还有他在巴斯^①见过的古罗马热水系统在加热。还有一个经常出现的幻想。他能够飞。交通信号灯对他没有约束。他在行人、轿车以及公共汽车的上方飞过一个又一个的街区。（下面的路人仰头惊奇地看他，他沉静地飞过，对他们的目瞪口呆完全不予理会。）他坐在扶手椅上，在办公室走廊里飞来飞去。他想象着同事们夸张的反应：阴郁的伊文斯颤抖起来，说话也结巴了；基南的破眼镜从鼻梁上掉了下来；他还恶劣地给孟席斯小姐扣上了一顶假发，并让那顶假发从她头上掉下来。他所到之处都爆发了混乱，而他则平静地处理着自己的事情，事毕后又平静地飞走。

周五早上，米林顿小姐回家时，常常发现主人在独处的状态

①巴斯（Bath），英国西南部的古城。古罗马人在这里修建了大量的温泉洗浴设施。

下创造出来的东西：比如用面包捏出来的歪歪斜斜的房屋——她周四早上购买的面包，等他晚上下班回来仍然新鲜，还有一定的可塑性；为了压平烟盒里的银色锡纸，她的主人会搜出屋子里所有的大书并把它们摞起来，书堆得非常高，显然他花了不少心思让它们保持平衡，并从中找到了乐趣。这些创作都会留下来，似乎是供她查看、仰慕，然后销毁的。对这些事情，两个人都缄口不言，但心知肚明。

她或许该提一下奶酪的事情，因为太反常了。这事情本身也不该像其他事情那样被淡忘。这事后来常常被提起，被一个此时还没有出现在他生活中的人，当着他的面，作为一桩奇闻趣事讲了一遍又一遍，而他则总能带着满足的微笑来听。尽管在那个晚上，在黑乎乎、空荡荡、寒气逼人的屋子里，在整个事件过程中，他非常严肃，直到想起猫是不吃奶酪的那个时刻，他一点儿也不觉得自己的做法有任何荒谬之处。

在此事发生之后恰巧一个星期，也就是十二月二十一日，斯通先生像往年一样去参加汤姆林森夫妇的晚宴。他和托尼·汤姆林森是师范大学的同学，尽管后来选择了不同的职业道路，他们之间每年都有这么一次重叙友情的机会。汤姆林森留在了教育界，而且成为他所在学区内一个颇为重要的角色。他从模

仿别人、替人批文签字，变成了让别人替他批文签字，而且现在在他的落款总带着“T. D.”，也就是“地方勋章获得者”的缩写。这个落款刚出现的时候，斯通先生在当年的晚宴上调侃说，莫非汤姆林森成了“神学教师”，或者是“神学博士”。^①但这个笑话第二年没有人再提起，因为汤姆林森很在乎这个头衔。

按照汤姆林森的说法，斯通先生“进入了业界”，而且汤姆林森还给斯通先生冠以“首席图书馆员”的称号。他是这样介绍他的：“这是理查德·斯通，我的大学老友，伊斯卡尔公司的首席图书馆员。”这样的—个很有策略性的介绍，可以避免提及斯通先生所在的那个无足轻重的部门。斯通先生本人也很喜欢这个称号，并开始在正式邮件中使用。起初他还很担心，但是发现公司以及他所在的部门并没有对此表示反对（他的部门其实还挺高兴的，因为这个称谓似乎提升了本部门的重要性），此事也就变得理所当然起来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尽管汤姆林森的晚宴规模逐年扩大，级别逐年增高，斯通先生还是年年受到邀请。对于汤姆林森来说，斯通的到场可以提供—个关注点，给人安慰，令人放松，而且，这证明了他汤姆林森是个重情义的人；与此同时，他们两人获得的社会地位也会让大家对他们的过往产生尊敬，避免不必要的猜忌。

晚宴上的贵宾每年走马灯似的换，汤姆林森总会在电话里

^① “神学教师” (teacher of divinity) 和 “神学博士” (theology doctor) 这两个词的首字母缩写都是 T. D.。

提醒斯通先生，如果出席晚宴，可以拓展有用的关系。但斯通先生觉得他和汤姆林森都已经过了需要去发展关系的岁数。虽然年纪一把，而且取得的成就肯定已经远超预期，汤姆林森依然雄心勃勃，由此引发的种种作为总让斯通先生看得津津有味。在这样的晚宴上，要看出哪些是有用的关系并不难。汤姆林森会缠着这个人，但在这个人的面前，他又显得很痛苦，有时看上去心烦意乱，似乎在等着受罚，又似乎是尽管缠住了这个人，却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。他憋不出什么话来，最多只能提些并不需要回答的问题，或者重复那个重要人物所说的话的最后三四个词。

但在今年的晚宴上，斯通先生发现汤姆林森的拓展关系之辞，显然只是套话。今年并没有一个让汤姆林森围着团团转，对其唯唯诺诺的人物出现。今年晚宴大家关注的焦点，引导谈话的中心人物，是斯普林格太太。

斯普林格太太五十出头的样子，戴着石榴石首饰，穿了一件暗红色水洗真丝低胸长裙，披着一件精美的金色刺绣羊绒大披肩，样貌出众。但她的举止和着装正好背道而驰，她的一举一动带着男性化的特征，有一种并非刻意而为的豪爽。她低沉的嗓音以及语音语调，都容易让人想起某个著名的女演员。每当要强调某个观点时，她会突然挺直上半身；等观点发表完了，她也就突然松懈下来，双膝微分，瘦骨嶙峋的手垂到膝盖间真丝裙的旋涡里。所以那些雕琢裁剪得无可挑剔的复古款首饰、

裙子与它们的穿戴者完全是两种风格，看上去更像是衣服在穿人，而非人在穿衣服。

斯通先生到的时候，她已经确立了当晚风趣幽默的谈话领袖的地位。她一开口，周围的人就眉开眼笑，格蕾丝·汤姆林森像是其中的啦啦队队长。汤姆林森在过去那些年中为重要人物所做的一切，今年变成了格蕾丝对斯普林格太太的所为。斯通后来了解到，斯普林格太太是格蕾丝的朋友。

他们在讨论花的事情。有人赞美格蕾丝为晚宴布置的花卉。（格蕾丝在伦敦西北圣约翰伍德区的康斯坦斯·斯普雷^①学校上了一个短训课程。她的胸花及晚宴上的种种花卉陈设都得益于此。）

“我唯一喜欢的花，是……”在众人默默地表示赞同之际，斯普林格太太冒出了一句，“西兰花。”

格蕾丝笑了，众人也纷纷附和地笑了起来。斯普林格太太讲完，缩进座位，她的身体似乎在裙子里，以臀部为支撑点，庆祝般地微微摇晃着。她把膝盖分开，轻敏地整理着两腿之间的裙摆，形成一个沟壑，一丝狡黠的微笑闪过脸庞，突显了她方方的下巴。

就这样，她打破了社交谈话中的沉寂，驱散了犹豫，消灭了含混不清的窃窃私语，控制住了全场。

^①康斯坦斯·斯普雷（Constance Spry，1886—1960），英国著名的园艺学家、园艺教育家和作家。

接着，话题转到新近上映的电影上。在此之前，除了偶然大声地发出似是而非的“嗯”之外，汤姆林森几乎一直保持着沉默。他长长瘦瘦的脸看起来比以往更痛苦了，眼神也更忧郁，好像缺了“重要人物”，他就失去了方向。当谈话开始趋向交流电影名称之际，他挺身而出，试图将谈话引导到更高、更适宜的学术层次，因为他认为保持谈话的高水平是他作为主人的特权，也是义务。他说他最近去看了《男人的争斗》^①，当然，那是在一位重要人物的推荐之下去看的。

“这是一部伟大的电影。”他说得很慢，脸上仍旧一副苦楚的样子。他的眼睛没有看任何人，而是落在远方某处，好像思路和话语都来自那个地方。“法语片，当然啦。法语片在这方面做得就是特别好。非常伟大。几乎没有对话。让影片很有冲击力，我认为。没有对话。”

“至少我会喜欢这种电影。”斯普林格太太接过话头。她的回应打破了他的若有所思。他立即从沉思的状态中回到现实，看起来像是如释重负。“我讨厌字幕。我一直觉得字幕会让我们错过很多有趣的细节。你看到屏幕上的人在招手，叽里咕噜说着一串话，然后去看字幕，看到的就是一个‘是’，”然后她模拟着某种外语又是一连串叽里咕噜，“然后你再去看字幕，看到的又是一个词，‘不’。”

^① 《男人的争斗》(Rififi)，美国导演朱尔斯·达辛拍摄于法国巴黎的黑色电影，1955年上映。

斯通先生觉得这一评论又风趣，又准确，正是他切身的体会。他非常想说：“是的，是的，我深有同感。”但就在这个时候，格蕾丝又端上了新一轮的雪利酒。格蕾丝在给斯普林格太太倒酒的时候，被风趣幽默的氛围感染，说道：“这杯酒敬你，玛格丽特。未经人手之触碰。”^①

斯普林格太太挺了挺上半身。“如果你听到别人说未经人手之触碰，那多半可以肯定被脚碰过了。”说完，她举起杯子，好像是要一饮而尽。

斯通先生内心满是仰慕，坐着说不出话来。在他的酒杯再次被倒满之际，他壮起胆子，讲了一句办公室里听来的玩笑话。

“我明白了，”他说，“你是想让我喝胡话说醉了^②呢。”

人群没有什么反应。汤姆林森看上去依旧很沮丧。格蕾丝假装什么都没有听到，斯普林格太太是真的没有听到。斯通先生举起酒杯放到唇边，慢慢地、长长地呷了一口。这个笑话其实不是他自己的，是会计部的基南爱讲的笑话之一。每次基南讲起这个笑话，办公室里的人都会装出捧腹大笑的样子，他应该有所察觉的，但斯通先生一直真心觉得这个笑话很好笑。他

① “未经人手之触碰” (untouched by hand)，此处借用了著名科幻作家罗伯特·谢克利的科幻名著的书名《人手难及》(Untouched by Human Hands)。

② “喝胡话说醉了”原文 under the affluence of incohol，“affluence”和“incohol”这两个词并不存在，是词头互换而成，正确的应该是“under the influence of alcohol”，也就是“喝醉了”。互换的词头，正说明喝酒人已经神志不清，讲话讲不清楚了。

知道用谐音来编造笑话实属品位不佳，但至于为什么品位不佳，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他决定保持沉默，不再开口。在大家准备去餐室的时候，格蕾丝带着一丝责备的语气告诉他，斯普林格太太其实还在服丧，她的第二任丈夫刚刚过世。这让斯通先生更坚定了保持沉默的决心，也解释了为什么格蕾丝对斯普林格太太格外关照、斯普林格太太为什么讲起话来肆无忌惮。但她似乎挺享受这种状态，这让本就聪明的她更增添了新的魅力，而她好像对自身的这种魅力也心知肚明。

宴会进行到这个时候，斯普林格太太还完全没有注意到斯通先生，用餐时他们两个的座位隔得很远，几乎看不见对方的存在，一来烛光朦胧，二来桌子上都是蜡烛、鲜花，以及各式各样新奇的摆设，包括木雕、耶稣诞生马厩的摆件，和某次奥地利度假带回的失去光泽的古董物件。每年圣诞，汤姆林森夫妇都会拿这些东西出来做装饰。在房间昏暗的角落里还有两张小桌子，上面放满了圣诞贺卡，这些卡片选自过去十多年间夫妻两人收到的卡片，格蕾丝说都是她不忍心扔掉的那种。这些卡片要么尺寸很大，要么装饰性很强，有那么一两张贴着花边，这些卡片每年都会取出来摆放陈设。房间里的布置吸引了全桌人的注意，包括斯普林格太太和斯通先生。对斯通先生而言，十二个月之后再次见到这个一模一样、充满了节日气氛的房间，是件让人既开心、又安心的事情。

直到晚饭之后，男士和女士混在一起交谈之际，斯普林格

太太和斯通先生才有了直接的对话。

“嗨，你坐在我边上吧。”她手拍着她边上的位子说，语气里略带着挑逗的意味。

他顺从地坐下。两人一时都没有找到可以攀谈的话题，他注意到她脸上有一种陷入沉思，或是思索要说什么的表情。那样的表情那天晚上他看到过三四次了。就在两人之间的沉默要变得尴尬之际，她开口了。

“你，”她突然转问他，“喜欢猫吗？”在他眼里，她的这种突兀，已然成了标志性举动。

“猫嘛，得视情形而定。那天有个事情，就是上个星期。事情是这样的……”他说。

“我觉得所有那些动物保护主义者们的说辞……”她停顿了一下，眼里闪过一丝调皮的神色，每当她要开口讲些不符合社交规范的话语时，脸上都会有这样的神情（她已经用了“荡妇”和“该死的”），“简直就是胡说八道。”最后的几个词她特别强调，好像这些词语本身就有别样的妙趣，而且她说的时候还带上了重重的尾音。

“那天有只猫攻击了我，”斯通先生说，“攻击……”

“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。它们本来就是丛林里的动物。”

“我一打开门就冲向我，跳下台阶。吓了我一大跳，真的。后来……这事有点滑稽，真的……”

他顿住了，犹豫着是否该继续往下讲。她眼里露出了鼓励

的神色。于是他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。在讲述中，他让自己显得很滑稽，而且发现这给了他一种久违的快乐。他详细描述了自己是如何在脑海中把那只猫扔进滚油烫水里，还提到了他如何打开热水龙头，将盥洗盆放满水，拿着拨火棒坐在马桶盖上。他的描述完全吸引住了她！她倾听着，一次也没有打断。

直到他讲述完，她才说：“奶酪啊，你这个傻瓜！奶酪！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讲给格蕾丝听。”

她把这件事变成了她自己的故事。她讲得很好，不紧不慢。他注意到她的话语中不乏添油加醋，这非但没有让他恼怒，反而让他心里充满了喜悦和感激。她说话的时候身子前倾但挺得笔直，他则放松地靠在沙发背上，宽阔的肩膀放松地耷拉下来。斯通先生微笑地看着自己的腿，手里剥着核桃，只在有人发出惊叹声时才抬起头来看一下。在他高高的额头下，眼睛明亮而温柔。

就这样，她将他占为己有。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，她所有的对话都离不开他。“斯通先生，是奶酪对不对？”她会这样说，或者是：“但斯通先生更喜欢奶酪。”每次大家都会哄笑起来。

对他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感受。他纵情享受。晚宴临近结束，一段音乐过后，两个人又坐到一起。斯普林格太太对他说：“你有没有发现这些核桃看起来很像人的大脑？”他有了某种莫